

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



悲情诗人——朱湘

丁瑞根著

悲情诗人——朱 湘



丁 瑞 根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石家庄**

(冀)新登字003号

悲情诗人——朱 湘

丁瑞根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1/32 8.5印张 176千字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定价：7.50元

ISBN 7-80505-646-3/I·588

作者简介

丁瑞根，安徽萧县人。1957年6月生于南京，1984年考入山东师范大学攻读中国现代文学，1987年毕业并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任教于四川教育学院中文系。曾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发表《陆志韦〈渡河〉与新诗形式运动》等论文十余篇。

作者小传

丁瑞根，1957年6月生，安徽萧县人。1980年毕业于成都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1984年考入山东师范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师从田仲济先生、吕家乡先生、袁忠岳先生等学习现代作家作品论。1987年毕业并获文学硕士学位。现执教于四川教育学院中文系，并任该系现当代文学及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

自1986年始萌生较为自觉的研究意识，希望通过对现代中西文学关系的考察，来进一步认识“五四”文学。此项工作已摘录大量笔记，其中象征主义部分，已为陈厚诚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主义思潮》一书撰写了七万余字（四川人民出版社即出）。此外尚有一些计划有待完成。

当代文学方面有《作为驱赶纯文学的通俗文学》、《论张承志小说的启悟主题》等发表于《文艺理论家》等刊，其中前一篇获山东师范大学优秀科研成果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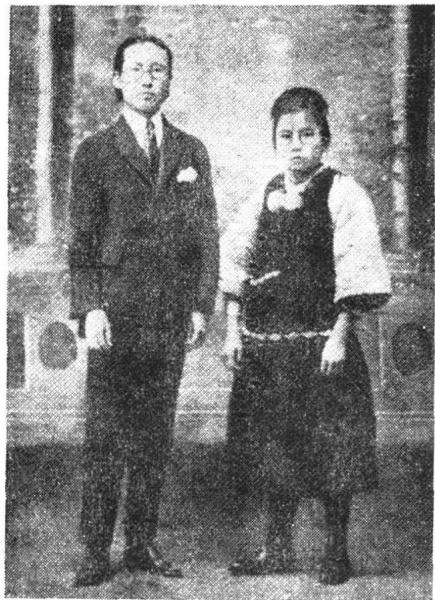
在较次要的作家和社团研究上，发表有《“不安定的灵魂”的绝叫》（载《山东师大学报》1989年2期），《论浅草、沉钟社创作形式的现代性》（载《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4期），《为艺术的艺术、世界末果汁、沉钟模论》（载《四川省现当代文学研究会论文集》）等。

新诗形式方面有《陆志韦〈渡河〉与新诗形式运动》（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88年1期）《朱湘的新诗格律主张》、《北平情歌与林庚的格律实践》等文（后二篇为未刊稿，前一篇获四川省现当代文学研究会优秀成果一等奖）。由此有个从胡适、刘半农、陆志韦、闻一多、朱湘、孙大雨、梁宗岱、卞之琳、何其芳直至周煦良的新诗格律理论的研究计划。在此过程中搜集了一定量的有关朱湘的材料，对目前通行的朱湘生平史实的某些说法，可望有所辨正。

丁瑞根
1991年5月25日



诗人朱湘（1927年，北京）



左图：朱湘及其夫人刘霓君女士在安庆

右图：朱湘留学美国前夕与夫人刘霓君（1927年7月，北京）



在安徽大学任教时的诗人朱湘（1932年）



诗人留美学习期间在租赁的房屋中

American Mail Line

(2)

極其想你，一直想寫給你看備。事情太忙
不能有時候實下來，如今很開心，我的
精神又好，所以就此寫出來。

萬葉集
萬葉集
萬葉集
萬葉集

燈影半明，她坐在欄旁

一絲一的里影在牆上奔忙

秋虫嘯果落，倚櫧根切。悽傷

鬼子卧空林

夢中時喚翁娘

一聲雁叫 把中道塞冷關荒
牠嚮你呼朋向吉暖的南方

上图：诗人赴美留学时在轮船上写
给刘霓君的信及信中抄录
《戌卒》一诗手迹（1927年9月）



下图：刘寗君女士和诗人遗孤子小沅女小东（1935年）

诗人

詩人之詩稿（曾揭載本刊）

NO

歲暮
未
雨

在這風雪三天，

幻異的冰花結滿窗沿，

京艸把門戶填一

醉酒呀！

讓我們村着爐火度二

送這流年。

在這瞬息人間。

懶燭無聲的錯下銅鏡

燭滅客寢追故一

高歌呀！

她不經意會催我蓬前

宿盡愁。

安徽立大學

歲

又我們叫你舊稱的那个東西另換一个名
字去。你舊是一個的芳名。一向又是好活。
後來他先問他多有進的圖了其次才問他
怎樣知道他的住處寫那種隱語的憤怒
真是一點hán guān shí zì zì

三十四年十一月廿九日來信寄安慶寓處

十月廿四日來信寄安慶寓處

朱湘

诗人朱湘

下图：朱湘寄友人赵景深信札真迹（1929年于安庆）

上图：诗人生前最后发表的《岁暮》一诗之手稿（诗载1933年12月1日《青年界》四卷二号）

目 录

| | | |
|------|--------|-----|
| 第一 章 | 湘沅的兰芷 | 1 |
| 第二 章 | 从太湖到金陵 | 12 |
| 第三 章 | 废园中的沉吟 | 25 |
| 第四 章 | 追忆夏天 | 48 |
| 第五 章 | 开辟草莽 | 71 |
| 第六 章 | 复活的激情 | 96 |
| 第七 章 | 东方之梦 | 118 |
| 第八 章 | 潜影与幻象 | 145 |
| 第九 章 | 异域苦旅 | 166 |
| 第十 章 | 桑梓之约 | 189 |
| 第十一章 | 石门的意蕴 | 211 |
| 第十二章 | 最后的漫游 | 231 |
| 附录 | 朱湘著作年表 | 255 |

第一章

湘沅的芷兰

从黔东南山地发源的沅水，经过无数的大小险滩，崎岖北上来到了湘西沅陵；在这里接纳了来自川东的酉水，又一路向东流去。因酉水的加入而流量大增的沅水，在传说中的武陵仙境里蜿蜒回转后，终于在沅江县境内，注入烟波浩淼的八百里洞庭。

沅江县以东的湘阴县，源远流长的湘水也在此汇入洞庭湖。沅水和湘水在洞庭中的交会，形成了一个清湘浊沅的自然奇观。从凸进湖中的奔合口，看这一清一浊的大片水面，会使人产生一种奇特的遐想，清浊分明的水际线，仿佛勾划出了本地人具有的墨烈激越和柔情婉转。这两种截然不同而又浑然一体的秉赋，也可以说这一自然景观，是所有为汇入洞庭之水滋养的湖南人性格的一个象征。

湘水和沅水流经的土地，都曾留有当年三闾大夫的足迹。

整个沅水流域，更是那位楚国逐臣散发跣足，浩歌行吟的地方。他曾只身进入到沅水上游的纵深处，留下了“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的诗句；人们可以从“乘舲上沅”中想象到他随小船在沅水中的漂游，也可以从“沅有芷兮澧有兰”中体会着他以香草美人寄托的情怀。这一方的风土景物触动了他的愁思，使他写出了以《涉江》为代表的一组哀怨动人的诗篇：当他不朽的辞章为后人千古传诵时，反过来又更增添了这方土地的美丽与神秘。

位于沅水流域中心的沅陵，也称辰州，自汉代起便置以县制，成为历代统治者钳制苗民造反的重镇。清人入关后，设立偏沅巡抚，驻跸于沅陵偏桥镇，康熙三年才移驻长沙府。这个一度曾为湖南全境政治中心的地方，在人们的传闻中，却是一处巫风盛炽，以放蛊和辰州符出名的蛮夷之地。实际上，沅陵因沅、酉二水的交会及河岸地势平坦的缘故，早已成为联结川黔水路土特矿产等货物的集散之地；西方传教士对这里也深感兴趣，并在此建起了一座湖南最早的教堂。沅陵在清代末年已经成为士绅、商民、苗人、兵勇和教民等聚居杂处的湘西中心市镇。

1904年秋天，客居在此地的朱翰林家降生了一个男婴，他就是以后因诗成名，最终也像三闾大夫那样被放逐浪游，忧愤沉江的朱湘。这个在家中排行第五的男婴出生时，他的父亲并没有在身边。此时的朱翰林，已谋得湖南省盐法道的实缺，匆匆地赶到长沙上任去了。这个孩子因为生在湖南沅陵，便起名为湘，字子沅，号幼衡。

朱湘的父亲朱延熙，字益斋，原籍湖北。朱湘的祖父因

躲避“洪杨之乱”，沿江而下来到安徽，遂在属于安庆府的太湖县落籍。朱湘的祖父一生行医之余，悉心培养子嗣读书用功，希望他们能够获取功名，从而涉足仕途，耀祖光宗。朱延熙不负所望，果然在1886年登进士第，为光绪十二年丙戌科第二甲第二十七名。朱家的另一个儿子朱延薰也在三年之后，参加己丑科的会试，竟然也获金榜题名。朱湘的祖父乃一介寒士，在他的努力之下，一门连出了两个进士，其欣喜是可想而知的。

朱延熙随后入选翰林院庶吉士，与八十七名同科进士一道，接受了为期三年的特殊训练。在此期间，他以出众的才华和笃诚的品行，赢得了此科的阅卷官，又得庶吉士的总教习张之万的赏识。张之万把他的女儿许配给朱延熙，从此以后，朱延熙便在协力大学士兼刑部尚书的岳父庇护之下，除了一度外放江西，做过一任学台以外，其余时间都在京城，以一个闲散淡泊的翰林身份度时处世。

1902年，当朱延熙以翰林院编修资格再次外放，出任光绪二十七、二十八年的辛丑、壬寅并科的陕西乡试正考官时，情况已经大不同于从前了。历任体仁阁、东阁大学士的张之万已经辞世，这位讲求义理，不治产业的岳父身后萧条，而翰林院这个清水衙门的俸禄，已经不敷朱延熙众多家口所用了。其时，张之万的旅弟张之洞正在湖广总督的任上，借助他的携援，在陕西乡试完毕后，就以四品京堂分派到湖南候补，不料很快就得到了盐法道的职位。

朱延熙此次外放，其志不在猎取官职，盐法道这个官位不高，然而薪俸颇丰，正合他的本意。所以，他才丢下临产

的妻子赶赴长沙就任此职。

庚子变动以后的湖南，其时已经完全没有了几年前所谓的兴盛景象。1897年至1900年三年间，由巡抚陈宝箴，布政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徐仁铸，时务学堂提调熊希龄、教习梁启超、唐才常、谭嗣同等人造就的“湖南新政”，作为由封建统治内部生发出来的挽救自身沦落的最后努力而悲壮地失败后，湖南地方遂成为缙绅与会党称雄一时，保守势力与革命势力暗中激烈角逐的场所。

朱延熙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筹划长沙开埠，这是庚子事变后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两个条约的结果。朱延熙受命于湖南巡抚赵尔巽，与1899年开关的岳州海关税务司夏立士一道，拟定通商章程，履勘租界界址，建造码头，修筑道路，终于使长沙在1904年秋如期开埠。夏立士是个精明狡黠的美国人，他在谈判中的强硬贪婪，使长沙新租界较岳州增加不止10倍，又临时租用了西门外的沿江地段，为列强在长沙的经济侵略大开了方便之门。

新设立的海关就在水陆洲上，由夏立士任税务司，朱延熙以盐法道兼任海关道，负责验关征税等事务。朱延熙与夏立士的交往，不知其详情如何，但他的幼子朱湘，却在与外族人的交往中，深深地领受了洋人给他的侮辱。

按清朝复杂的官职制度，湖南盐法道这个职务还有一个本职是长沙宝庆分巡道。所以，朱延熙在盐政、海关之外，还担负着长沙、宝庆二府的行政监督的职务。等到朱延熙把这些冗繁纷乱的事务理出个头绪，再回沅陵接家眷到长沙时，朱湘这个从未见过的幼子，已经长成一个可以蹒跚行步的男

孩子了。二十余年后，朱湘与他自己的子女小沅、小东又重复了此时的情形。

幼年朱湘来到长沙后不久，母亲张氏在生下七妹之后，便一病不起。1907年，这位一生为丈夫生育了五个儿子、七个女儿的北方妇女，终于客死他乡。朱湘的母亲虽然出身于名门巨族，但却毫无骄奢之气，她宁愿跟随丈夫宦游四方、辛苦劳累，也不肯依靠祖荫度日。她去世后不久，灵柩便被运往安徽太湖，安葬在朱家的祖茔内。母亲去世时，朱湘的年岁尚幼，除了在以后给霓君的信中说过：“好强的女子常常短命，从前娘不也是好强”的寥寥数语外，朱湘一生辛劳的母亲，竟未能给她的这个儿子留下什么具体的印象。

盐法长宝道署在长沙府城西，原来是为巡查御史设置的官邸，雍正年间改为盐道衙门，是一片黑鸦鸦的老房子。朱延熙此时还无力另置房产，就把家小安置在后庭，这就是朱湘以后在《我的童年》中描述过的那所花园中有个亭子的院落。此处离长沙府城内有名的声色之地樊西巷不远，朱延熙对子女一向管教甚严，于是盐道衙门的高墙，就分割出幼年朱湘的活动天地。

朱湘的幼年失怙也许是他以后抑郁性格形成的最初原因。在他最需要母爱时，母亲遽然离他而去，这种情感欠缺是永远也无法弥补的。父亲整天忙于公务，无暇顾及这个体质羸弱的幼子，大哥、二哥都远在千里之外求学，三姊此时已出嫁况家，唯独一个年岁相近、可以作伴的四哥，也在父亲扶送母亲的灵柩回籍时，一块儿带回太湖老家，交由祖父抚养。